



復堂遺稿文  
乾

^ 16  
2638  
1





16  
2638  
1-2  
16  
2638  
1

芳野處毅譜

復堂遺稿

補原堂題板

復堂遺稿序

伯任奇童中一奇童也歎世所謂  
奇童率輕佻浮藻亦偉而實凡  
涉論大昂而隨啟美涉唯其升偉  
而誇論昂昂一故名者凡風氣世而後  
少未徒視其外而不知其由眩其美而  
不察其美爭競傷之陷為量於子志  
有焉則奇童者未必於家之幸也獨任任  
由大偉而不表襟踐履大昂而不炫誌



此編是以世知之得乃所以為奇之又奇也  
余嘗少壯名未遠况之而任任既已得金陵先志解  
於田中一侯為意屈延因匪師之嘗借其意於  
後之其才學之奇蹟厥之數果之所聞者  
議論端嚴以又精練不虛務以華秦而  
身終窮然自有不可犯者焉固非輕信浮謀  
之輩所公及也嗟乎天借之年極歎所底  
則閣的斯文光華於家者可於也其如  
齡遠謝不勝惜也哉予已為承師一哀之文為

侯惜之惘惘之情洵非他人比也如得又精  
神所獲舒志可珍然其心之哀歎罹罹回  
祿文逸之半詩則十無二三之合而不收傳  
曷保不烟散之為滅哉比日與海士亦為謀  
息息先生戮力壽之梨棗及剞劂切畢  
固為其幸并卷首

安政丁巳夏五上野从士久得志於撰并書









其人獨見其文超逸之文卓絕之後  
高出於世儒之上而學力富贍足以組織  
之爛焉煥焉若翻錦綉使之終其學  
斯道之興新民之福而天則天札之  
後惜乎來嗚呼天豈是非予而敢言  
獨悲予子女此而不能見其求為叔累  
者如何心以堪之宜矣其刻此稿以泄

哀痛於萬一也然見其文而思其人恍然  
若見擊跪由拳泣益於家庭之狀予雖  
不識紙也鼻每為之酸況於梓里乎能  
辨果之刻此稿者乃自存其哀於  
耆老之後乎能哀存則文存矣文  
既存身雖失乎名之施世者予天壤  
各盡其子廣門安期生之屬均其



壽也。以之長生久視而死則與之。子本  
曰。朽者。朽之。後乎。林果之哀。其之。以  
少。世也。且。純有。偉行。具於。以。然。今。不  
叙。獨。叙。其。之。悲。者。而。然。之。之。所以。助。叙。  
累。而。泄。其。哀。也。

缺犯安井衡撰

小川慎書



復堂遺稿



北總 芳野長毅伯任著

陸奧 渡 政與子禮

陸奧 伊藤長有元公校

加賀 宮崎長發其祥

尾張 原田紀 立夫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講義

此章述人有勇而無義皆足以賊事也。夫勇人之大

息軒先生





曰。以勇為進道之資。義在其中。之子既見大意矣。德也。人而無勇。則何以進道。遂志乎。雖然。所尚不在勇。而在于義者何也。蓋輕重長短得失存亡。度而得其宜者。義之用也。故子曰。義以為質。易曰。義以方外。苟由義而決之。則志立而氣次之。不依勇而裕如。不然。則上者負勇而犯禮。下者負勇而作亂。為害大矣。是其所以尚義而不尚勇也。非特救子路之失也。述所聞于家君作講義。

宕陰先生評。據石子行實。此篇係之子十齡時作。獅子生三日。有食牛氣。洵然。結語自是幼冲人。

口角。可憐。可憐。

○先進繡像玉石雜誌跋

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予竊比我狂者。而其世悠邈。而其人亦遐矣。欲親拜先賢之丰采。聞其語言而不可得。故常讀其書而尚友其人而已。自延應至元中。名世者接踵而興。其芳跡偉功。烺炳今古矣。而世之傳之者。多混頑石於美玉。亂穢矢於赤鼓。可憾矣。如此書。芟除繁冗。採撫英華。叙事精贍。措辭奇絢。繙閱之間。猶自入其堂室。而親接其丰采。以聞其語言也。



恍乎忘在書中。洵可稱先賢之正傳矣。尚友之士。宜  
插一本於架上也。

○觀楓小集詩卷引

繙經史。以尚友古人。遊山水。以暢廓雅懷。洵人間之  
至樂。郭文遊山。袁宏泊渚。良有以也。東台之西。行六  
七里。有溪曰瀧川。以楓樹名。節及履霜。神女織垂瀑  
之絲。江淹裁滿林之錦焉。一日勾雅朋。引騷人而遊  
賞。一酌以發幽情。一咏以伸雅懷。其樂也融融焉。泄  
泄焉。顧飲花吟楓。自是人世難數之事。因彙其詩為

冊。以供他日卧遊。既而西山吞日。東嶺吐月。酒醪未  
倒。幽興未盡。徘徊顧望。割愛而歸。

記事二十則

三右衛門。攝之野里村人也。以農為業。性雄鷲負氣。  
村在片相氏封內。且元有故。出大坂入茨木城。三右  
時其亡。起而嘯唱四方。隣邑盡屬焉。將攻泉。且元聞  
之。率步騎二百救泉。三右提鄰邑民。過徂旅。多所殺  
獲。且元切齒怒。然無力報之。及天下定。且元宿憤未  
止。訟之于官。乃下三右獄。鞠問之。三右勃然睨且

官陰先生曰



元寫怒氣憤聲處如對其人而聞其語曰汝荷豐公之恩宜盡忠守死以報萬一而離涼附熱後公先私不義可惡擊之於吾何罪不義而富貴何如行義而喪之為愈汝不義而譖義士盍少愧于心乎極言不屈且元默而不能答照祖聞之歎曰有勇義有才辨非直也人也乃宥之命守其邑

又  
森蘭丸可成之子也信長罷之年十六賜地五萬石公嘗如廁蘭丸秉刀而侍戶外其刀室刺鏤歷錄形如重環蘭丸指算之公竊瞰之一日屬近臣示之刀

曰能覆射中室刺多少者與此刀皆臆料獻數蘭丸獨不言問故曰臣嘗算而記其數公欣然以其刀與之公數以事試蘭丸其明敏才辨雖長老不能及云  
宕陰先生評文章紀事為最難古人譬諸描鬼易描人難洵然之子於叙事有雖長老不能及者蓋天才也

又

相侯氏綱之入于豆也豆民多病疫卧在牀蓐相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去對曰壯者避兵逃窟山谷我



儕病甚。欲逃竄不可得。戮死吾分也。相俟聞而憫之。下令曰。勿侵村落。勿掠貨財。醫藥飲食身親拊循之。民大悅。相率而歸。相俟之得豆者。先得民心也。

又

甲俟武田信玄之歿也。祕不發喪。有人竊告之。越俟。越俟方食。吐哺歎曰。子期死而伯牙絕絃。信玄吾之子期也。今也死矣。天下無復知音。流涕久之。既而召荒尾一角。河田豐前曰。信玄死矣。闔藩之士。宜罷歌舞三日。如庶民不在此例。彼天下之勇夫。軍神之所

愛惜也。吾以禮軍神耳。雖然此令出于政府。則失事。躰。汝等以意轉告之。而可也。

又

穴山梅雪使僧空菴。致意于越近。臣諸角喜介本鄉。八左曰。寡君欲廢太郎義信。立伊奈四郎。大臣爭者五人。是以父子恩夷。君臣不和。公若養義信為嗣。更可乘矣。盍速聞之。乃聞。越俟召僧入見之。忿然作色曰。太郎如落魄來投。我豈棄之。若夫欲取信州。我獨



力足辨之何假於人。况乘父子之釁乎。太郎乳臭不足深咎。梅雪而出此言。彼殆狂耳。汝又以此來汚我耳何。汝幸而僧也。不然豈得生歸。叱逐之。空蒼面色如土。蒼皇退去。

又

小田原之役。豐氏臣有善射者。城兵多死傷。一日自城上號曰。射術之精。殆入神。雖鎮西公平能州。豈如之乎。願得見其面。豐公欣然使之立陂上。調弓矯矢。將發。城將命善鳥銃者射殪之。豐公赫然大怒。射書

於城中。責不知軍禮。北條氏慚愧。斬銃手。送其元以謝。

又

武田信虎攻海野。不克。班師。晴信傳盛景請曰。願世子請殿。有奇謀可以制勝。我大兵還。彼急氣生。戒心弛矣。是一利也。深雪埋道。敵見利而不得動。是二利也。有二利而動。莫不克。晴信從其言。遂襲擊克之。

又

浪華夏役。木村重成陣于若江。敵軍不至。赴八尾。亦



無敵。將歸于若江。藤堂氏擊其首。井伊氏攻其尾。終  
敗。初井伊氏之臣般若內膳為斥候。報曰。敵可擊也。  
夜短矣。既出若江。又往八尾。今復將歸若江。道遠兵  
疲。請及其將食擊之。必有功。從之。庵原某為軍尉。掌  
其節度。八田某先衆而戰。戶塚某次之。遇一將。擊而  
踣之。命家臣安藤某獲其首。蓋重成也。而人未知重  
成死。以故軍未潰。庵原氏遇敵。亦刺而殺之。後驗之。  
方知前所獲者重成。而後所獲者其族木村新十郎  
也。滿坐川手二氏。先二士而力戰。以其不從節度。及

正功罪。以二士為賞首。滿坐川手二氏。以功贖罪。可  
謂賞罰得當矣。

又

台德公一日召羣臣戒之曰。計事太早者。每多敗事。  
蓋負其才智。而不能深慮之。亦不能問人故耳。夫人  
事之多端變換。其難處也。既竭心思。又問之衆。而後  
置之用。尚且多悔尤矣。況其不慮且問乎。汝儕能知  
此理。體此言。求所以寡悔尤則善矣。若夫勇斷獨決。  
無敗事者。自是成德者之事。求之古人。其有幾。非汝



儕之所能望也。

息軒先生評。簡潔明快。老於史筆者。猶或難之。惜不天假之子年。使之作一部大日本史也。

又  
小田原之役。方攻山中壘。中村一氏臣藪內匠先登。渡邊勘兵衛次之。負大背旗。騎玄馬。登自山背。豐公獨見勘兵。而不見內匠。問侍臣曰。彼玄馬而大背旗者為誰。曰。為渡邊勘兵。公嗟賞。令一氏舉為隊長。於是內匠之功晦。而勘兵之名特顯矣。或曰。豐公蓋失

之。自今以降。人必勇于所見。而怯于所不見。飭節售名。以弋豐祿。以釣重爵。陷乎士風一變。豈可挽回乎。古之起役也。正以帥士卒。嚴以定軍令。必建監軍。督軍法。論功罪。毫不假借。棄虛名。錄實功。於是乎三軍一志。寡可以克衆矣。周亂十人以興。殷夷億兆以滅。非特德也。

息軒先生評。非特德也。一語。叫破腐儒視聖人大高之弊。有此學識。而天不假之年。可恨矣。

又



甲府已陷尾人獲勝賴元。上之右府。右府罵曰。汝之  
父無禮無義。無復人理。天之所罰。豈可違。殄滅固其  
宜。我聞之。汝父欲豎旗京師。齎志而死。今將梟汝之  
元于京畿。俾如其本志焉。宜見其壯麗。以告汝之父  
於泉下。以杖擊之一再。又致之。照祖照祖下床正  
襟言曰。君年壯氣銳。而無良臣夾輔之。終墜父祖之  
業。悲哉。愴然者久之。聞者服其德云。

又

甲平。織田右府欲觀其古館。策馬將入門。馬跼蹐不

進。遂反馬首而去。照祖尋至。門外下馬。步而入。此  
事雖小。亦足以見二公之概矣。

又

赤井景久好讀兵書。饒武略。起小邑。漸蠶食旁近。後  
二公丹波而有其一。但馬有一士人。有地二萬餘石。  
驍勇善戰。據阻隘拒戰。景久攻之。不利。一日讀兵書。  
曰。攻地而不攻人。恍然曰。吾獲制勝之術。誘而致之  
于阻隘。一戰克之。斬其首併其地云。

又



武田晴信之出師也。必召群臣謀。孫子所謂五事七計。其還也。又召諸士。問勝敗之故。各有所言。晴信聽之。可則稱之。不可則戒之。故甲之將士於兵謀。殆無遺算。其稱雄一世有由云。

又

天正十年春正月。織田氏大舉伐甲。先是豐公奉命西征毛利氏。不與其事。聞勝賴敗死而甲盡平。喟然大息曰。勝賴勇武。誠可惜矣。我如從東役。則說君招降之。與以甲信二州。以為前驅。則關以東不勞而席

卷。豈非一大憾事乎。

又

小牧之役。榊原康政大書牌子曰。秀吉負君恩。寇其子。惡逆無比。建之數所。豐公見之。切齒勃怒。令曰。能獻康政首者。賞以十萬石。後東西講和。且約婚姻。及納采也。曰。請必使康政。康政上謁。豐公訢然曰。昔汝辱吾。吾欲獲汝元而甘心焉。今已平。深嘉汝壯志。以故迎汝身。乃奏任式部少輔。厚禮而還之。時人以為榮。



又

寬永十四年冬十月。耶蘇賊起于肥前島原。據于有馬故城。官命征之。一日晚發。炊烟俄騰。小笠原忠致臣高田又兵衛望之曰。賊將乘夜而來。嚴警備待之。賊果來。嚴因擊却之。一日又曰。鍋島氏明日必攻城。人問故。曰。彼每朝拂旌旗之霜。改建之。今曉獨不然。予以是卜。旃果然。及攻城。又兵先衆登。斬首七級而止。曰。賊首尚可斷矣。人聞之。以為殺人之中亦有禮意也。

又

浪華冬役。真田幸村據天王寺壘。加師環而攻之。既迫。士皆請擊之。幸村不應。閉門凭柱。默坐如睡。及師將蟻附。幸村投袂而起。大呼曰。賊敵成名。在此一舉。士憤跳起。弓銃連發。鎗刀齊擊。加師潰。死傷者千餘人。自是後東軍不敢逼。幸村據彈丸之壘。八面受攻。應之綽然有餘裕。毫無懼色。可不謂智勇哉。

又

慶長十九年冬十一月。豐臣秀賴使木村重成拒東



軍于信貴野。後藤基次與重成善。留兵於本營。從輕銳十餘騎來助之。重成之兵士為敵所窘。俯伏堤下。無敢抗首。基次直進。放鳥銃一再。大呼曰。今日衆何怯。蓋估吾餘勇。於是衆皆憤愧登堤。一齊彈射進。敵披靡。避之堤下。時基次傷左第五指。重成見之曰。傷指乎。裂紙約創。笑曰。是我祥也。重成曰。請歸而鑿之。不聽。木村氏之設心。蓋曰。已齒尚弱。恐人為賴。基次圖功。亦勇者之志也。

又

薩侯義久之將擊琉球也。下令曰。我將有事于琉球。乃製戰艦。繕甲兵。琉球之賈人在薩者。飛舸報國。國人駭懼。急壘海邊。堅柵而待之。至夏日。濤穩。載老幼于大艦。解纜帆風而進。距岸六七里而止。乃日進一里。或二里。數日之後。旌旗蔽海。金鼓震地。琉人於是再徵三發。發域中之民咸會于此。以為之備。猶且恂慄戰懼。薩侯別使驍將帥輕銳。東西迂行。乘夜襲其後。其泛海者。鳴鼓吹螺。以張聲勢。登陸者。揮兵縱擊。腹背受敵。一戰潰。其主面縛出降。語云。多方誤之。又



曰。好謀而成。此舉其庶幾乎。

又

長久手之役。成瀨正成年甫十七。獲一甲首獻之。照祖。照祖嘉之曰。汝勇士也。今麾下卒少。為止而護之。乃在馬前而息。時敵來攻。正成將赴之。圍人執轡。諫曰。君已獲首級。而復赴敵。犯命危軀。為君不取也。正成怒叱之。不肯放。以刀背敵之。曰。喜小獲而失大功。豈武士之道。照祖呼圍人曰。此勇士致死之秋也。汝其勿逆之。乃放轡。正成縱橫衝突。復獲一甲首。

馳驅狗軍曰。君在後。親觀勇怯。苟退避。他日有何面目。見我君乎。衆皆奮迅縱擊。遂大敗之。至冬。照祖新隸騎士五十人于正成曰。長久手之役有殊勲。雖宿將老師。不能過之。聊以旌其績焉。年十七將一隊者。獨有正成而已。可不謂蓋世勇士乎。

又

越將柿崎和泉以勇略聞。越侯常用以為先鋒。旌旗所向。草靡卵壞。無堅陣。後使之鎮越中。以防禦西師。嘗遣北產馬五匹賣之尾。尾侯竊悅曰。得間。重賈買



之。且贈書。厚謝以黃金虎皮。曰。我國乏馬。自今而後。有駿馬。請致之于我。和泉受而不報。慙以財濟名。祕而不告人。或讒之。侯曰。彼戴于尾。侯何不少備。侯不察。怒而召之。至。作色曰。汝匪人。何背恩。或敵。解釋。數次。侯不聽。遂出。怨言。頗涉不遜。公勃怒。一躍。又閃。而元落矣。吁。侯英明。而尚且聽信人之誣陷。而不察。卒以枉殺一良將。所以越侯終耶。

又 照祖數畫奇計。出神策。百方誑敵。以故浪葦夏役。

城將惑疑。發言盈廷。警守不決。皆謂陷沒在近。時保天王寺之壘者。其兵千餘騎。將潰圍而奔。兵勢甚銳。東軍懼而欲避之。稻垣攝津守牧野右馬允土井大炊頭酒井左衛門尉合隊而陣。稻垣氏察我將敗。獨率其衆。雖諸隊數百武而軍。既而敵力戰潰圍而奔。稻垣氏縱兵橫擊之。敵兵敗。照祖嘉其深慮。賜食邑一萬三千石。後命守浪葦城云。

又 河內有一士人。曰遊佐左衛門佐。所居邑與攝中川



氏邑密邇。是以攻戰不已。一日自出。巡視守口堤中。川氏臣木村七郎右衛門遇之。大呼一聲。揮刃而進。遊佐氏將執鎗刺之。馬蹶墜堤下。木村氏從士抑斬其元。遊佐氏之卒欲報讎。魚貫揮鎗而進。逼木村氏。奮怒大喝曰。殄遊佐氏而滅之。今為可。踴躍上堤。舞刀而進。敵大懼而退。他日木村氏語人曰。夫以氣先人。則雖童穉。猶足動三軍。予向獲遊佐氏。以氣先之。故不勞而得克之。及其卒戰。力疲息喘。然能却之者。亦氣以制人也。野史氏曰。力戰之士。以氣克人。

有如此者。況於聖賢養氣之法乎。

宥陰先生評。紀事簡潔。篇篇可觀。雖童穉足動三軍之子。自道也。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章講義。

此夫子示仁道之至近也。世多以為仁遠而不可得。仁豈遠乎人。人遠于仁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能擴而克之。由焉以行。惠愛自然及物。即是仁。此之謂仁至也。初學者或以為有一物而來至。是癡人說夢之類。泥言語而不知會通者也。其離言語而了解者。則



曰。彼岸非遠。回頭即是岸。解脫我心即是仁。是溺高遠而不得。聖人立言之旨者也。已不馳高遠。又不失拘泥。就事實上而求之。則庶乎其不差矣。

息軒先生評。不馳不拘。就事實上而求之。何等識力。求之今日者。宿中。不易多得。

送村山平林歸北越序

石陰曰。擇馬而精。語馬而詳。真箇神童。  
四端之心。得之于天。而仁義禮智成之于人。具四端焉。此人之所以異于萬物也。成四德焉。乃聖賢之所以異于凡民也。然則稟于天之靈。不可恃而成于人。

神童  
之功不可廢也。何以成德。曰。學。苟學而不止也。凡人可以化賢。賢可以進聖。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夫人能至堯舜之地位。非學以擴充四端。則不能由是觀之。教學之功亦大矣哉。村山平叔性敦樸。好學。負笈百里來而受業于家君。沐浴之暇。挾經懷史。以質疑滯。研精三年。學大進矣。今以藩命歸黑川。朋友作詩若文。以送其行。予生十二年。辱其知者四年。于斯義不可默。乃效顰諸君。漫述所聞。以贐之。  
息軒先生評。英華早發。此其所以不終天年也歟。



悲哉。

○○子曰有教無類章講義

夫教學者所以成其德達其材也。宥陰曰造語原凡與我同類者皆孟子子妙當力學以成德達材也。不宜論世類之美惡。族姓之貴賤也。蓋性至靈也。至神也。雖至貴不加。雖至賤不損。然弃而不養。暴而不克。則茅塞其心。是非失鄉。美惡錯方。終至以亡身敗家矣。如是則世類雖美。族姓雖貴。豈足稱之哉。教學克四端以成四德。舉而措之家而家齊。舉而措之國而國治。如是則世類雖惡。族

姓雖賤。宅心之美。制行之懿。人稱之不衰。此所以教

之可力。而類之不可論也。夫桀紂至不仁也。故富有

四海。而稱惡者必期之。夷齊至仁也。故民至今稱之。

文曰引證的切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亦此章之義也。

息軒先生評。以經解經。通古人讀書之法。

○○紀孝婦伊麻事

大和有孝婦曰伊麻。年六十餘。夫亡而父尚存。事之敬養兼盡。父卧病。飲食不入口十餘日。延良醫。待明



神備致其憂。一日父欲食鱸魚。然深山幽僻。未由獲之。孝婦慨吁不捨。人定之後。瓶中潑潑有聲。驚起視之。有鱸而躍。孝婦欣躍狂喜。即以供膳。後父病寢愈。既而復故。芭蕉庵桃青者。諧歌聞人也。遊於和聞之。感泣沾襟。見畫工雲竹于京師而告之。亦感嘆欲往。而見之。門人友竹請而自往。摸其風貌而來。雲竹就圖贊之。以廣其傳。嗟乎世益降。人益漓。已不勉德。而疑人太甚。故以王祥之鯉。孟宗之筍。槩乎為無有之理。昧者豈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乎。  
又曰結語甚妙。真是有識之言。  
息軒曰。精義入神。

息軒先生評。道根於心。故其發於言者。自然孝弟慈祥文采之美。未足為之子道也。

宥陰先生評。感人之孝弟者。其人亦必孝弟。觀斯文可見。伯任之孝弟。此雖由其天資。亦不可謂無其母紡績之暇。授孝經之功。故曰世當有者。賢父母。當無者。惡子弟。

○○真田幸村論

古之所謂忠賢之士。必有過人之志焉。幼而學仁義之道。脩而熟之于已。得時而展驥足。而後赫赫過人。



之行立焉。真田幸村善用兵。寡能摧衆。弱能制強。人或望其旗幟。駭懼避之。壯哉。雖然。輔翼其君。不以仁義。欲以殺獲。吹餘燼。所以不成也。若能改轍更軌。以古忠賢之道。輔導之。則挽回之功。或可庶幾矣。忠賢之名。永照汗青。銘鼎彝。豈可不惜哉。孟子曰。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彼豈不欲無敵乎。然而不以仁而以兵力。可謂執熱而不濯者矣。要之不出此而出彼者。無他才。有餘而學不足也。世不察。大賢許之。英傑稱之。昧者豈能知大賢

英傑之志業乎。

宥陰先生評。議論未必當。然在滔滔昏昧之世。此言發於童子口。乃足驚天駭地。○予年二十許歲時。把古今所慕之人。書諸屏風。幸村亦在其中。今讀此篇。令人忝然愧死。之子眼中。除孔孟外。蓋無一人。

○○○菅公畫像記

公諱道真。姓菅原氏。參議是善之子。性明敏。以才德聞。拜著作郎。寬平中。遷文章博士。編國史。拜遣唐使。



後上書罷本官。渤海使裴題見公詩。咨嗟云。風調韻格。類白樂天。其文藻可以概矣。字多帝傳位于皇太子。舉公為右丞相。同藤原時平參決大政。時平以著姓。位公之右。而器宇狹陋。忍行不義。至奪伯父妻以為室。是以朝野屬心于公。時平妬之。後朝上皇曰。右大臣齒德並邨。海內景仰。宜舉天下任之。時平聞之。猜忌益甚。時大納言源光以皇親位在公下。意不平之。時平知之。密與之結。又與定國管根耦。謀所以陷之。文章博士三

好清行慮其及禍。贈書勸避政權。公乃數辭官。不聽。既而謾邪鼓簧。多方陷之。帝有感志昌泰三年。貶公太宰權帥。上皇親見。帝救之。奸臣拒

門不通。上皇傷歎而還。延喜三年。公薨於筑紫。鸞鳳伏窳。而鷓鴣翺翔。嗟乎哀哉。後六年。時平薨。天又動威。以彰公德。乃勅建祠北野而祀之。贈正

一位大政大臣。祭儀甚隆。而世妄謂公憤惋為雷降。崇以誅讒者。嗚乎公之忠愛篤敬。得之天資。乘變素化而行。毫無怨尤。觀其詩而可見也。已此像表叔清



水君之所藏也。予得而拜之。允哉德與鸞鳳匹。名與日月著。公薨既千年。家必置其像。聚必建其祠。至童兒牧豎。皆能知公之名。稱公之德。非甚盛德。豈能如是哉。左傳字至當至當予童愚景仰者久。乃記其行事。聊寓希慕之意云。

息軒先生評。世固有以神童稱者。視其所終。往往不過中人。豈非以浮躁輕俊而乏于識見乎。今觀之子所著。一根乎學識。而才足以將之。使之終其所學。學問之道。或可以一新矣。而天乃夭札之。可

勝惜哉。文辭之妙。則鹽評盡之。

宕陰先生評。立局有體。篇章字句。悉合規度。唯此文辭乃足大驚人。况其識達理明。併其時情。洞如觀火。洵是神童。無乃管靈之後身乎。

○○題斗米庵梅鶴圖

粉萼疎花。烟枝淡影。白玉百顆。足傲淵客之贈。頂凝丹朱。翼截冰雪。竦肩脩脚。昂然倚梅而立。墨芳而筆秀。可謂妙奪天巧。此若冲居士之寫心也。居士素貪善畫。嘗謂斗米可以支一月矣。乃以一畫換斗米於



是乎人喜而持斗米來乞之。非斗米則不盡。非斗米盡則亦不盡。故入號斗米庵云。借觀旬日。引一言而還之。

息軒先生評。識則識才則才。莫不施而宜。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

宥陰先生評。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此八字足評斯文。

○○書函洲川西先生絕命詩後。詩者吟咏性情者也。遺經三百篇。無非實事者。而思

無邪一言蔽之。其感動天地人心也宜。函洲先生以儒仕舉。毋學出入于朱陸之間。論深粹而志不潔。生平詩章皆言其志者也。及絕命也。賦此詩遺知己。以明其志。嗚乎死生亦大矣。其伏一劍。蓋有不得已者焉。蘭薰而摧。玉瑱而折。哀哉。毅辱子視之愛者數年。豈他人悲悼之比。慟哭之餘。題數言于餘白。易酒肉以敬弔先生之靈云。

息軒先生評。函洲而有知。當拚躍於地下。而之子亦逝。無乃有子視之愛於地下乎。噫。



宥陰先生評函洲吾畏友。自謂頗悉其平生。嘗作小傳。然未摸得盡。常以自耻。此篇將四十字寫其心跡。即使函洲自叙。不過如此奇哉。

○○送宮崎其祥歸加州序

天生萬物。而寵異人。以心性之靈。才智之良。磨而成之。養而達之。則可以異于物矣。學其磨才智之砂石。而養心性之薰土耶。人苟能力學。則愚可以化賢。不學則反之。然則彼靈而良者。不可恃。而磨養之功固不可廢也。今夫南山之竹。不矯而直。性之善也。括

而羽之。鏃而礪之。則弧矢之利。可以威天下。豈非教學之功乎。苟不羽不鏃。則一介枯竹耳。竹之性不可恃。而羽鏃之功不可廢。猶人之於學也。是言也。予聞之。宮崎其祥。其祥以武世祿于加侯。天資端敏。亦好學。于役江戸之二月。來執贄于家君。仕之優也。懷經袖史。質疑就正。日磨月養。其講道也。益精。其發論也。益確。彼羽而鏃者。予於斯人乎見之。今期滿而歸。諸彦作文。祖之西門之外。有規有頌。予乳臭。其將何言。乃叙其所聞于君。以贈其行。



息軒先生評。一結悠然。山深而水長。

○○書漁樵圖

漁翁提魚。樵夫負薪。偶然遇途次。欣然伴行。樵謂漁曰。風波喧逐時。或至覆溺。岌岌乎其危。曉來入林。伐木丁丁。晚去入市。束薪買一醉。醪醕忘春秋。是我之業也。子其無意乎。漁答曰。霞浦烟汀。風清月白。泛泛一棹。隨獲換酒。醉來和月眠蓬底。是足以終一生矣。夫層巖絕崖。有躋攀之勞。幽徑荒林。多豺狼之暴。不亦危乎。子何不背山而向水。樵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向背之不同。亦何病。唯酒可以。和馬耳。子其擊其鮮。我以薪換酒。乃拍手一笑。直向酒家而去。此圖馬上清江所寫。筆致清雅。無烟火氣。會有欲齊物論者。予試展此圖而示之。其人成然而去。

息軒先生評。畫意見於畫表。圖畫之妙也。能觀而

言之。妙在畫上。宕陰先生評。前段是漁樵問答。後幅僅入題。立局甚奇。舉孔莊語以相映。尤是奇想。

○○送伊藤无公歸陸奥序



草木之生。培之灌之。則日以長。月以大。石則雖培之灌之。其大不加。重不益。死物也。夫人之性善也。學明善之法也。故講學以明善。勉強以篤行。則才以長。德以大。可以進聖賢之域矣。猶以培灌養草木也。今天馬之性。雖養之以明善之方。蠢爾不移者。與人不同類也。猶培灌之於瓦石也。草木雖活物。無培而灌之。不大不長。瘁然而枯矣。然則草木之性。不可恃。而培灌之功。不可廢也。人性雖善。而無教學以養之。則不止不長大。心行情動。恒性蕪穢。至去禽

獸不遠焉。然則性之善。不可恃。而教學之功。不可廢也。雖然。養不失其方者。殆希。陸與伊藤。无公介渡士。禮執贄于家君。發憤單思。忘寢與食。於是乎才日加。長。德年加大。可謂能養者矣。他日所造詣。豈可量乎。今將歸而省其親。請言予。予乳臭何言。即言之。何異穀音。豈足益于无公乎。乃叙无公所能養者而贈之。併告與人云。

宕陰先生評童子而贈人以言。往往不免誇大之弊。而伯任獨不然。雖由其性質之美。而家庭之訓



可想。

○謝贈菊

三徑荒涼。籬下無菊。寒尉烟細。壺中無酒。無酒無菊。負良辰多矣。豈非憾事乎。然無酒猶可也。無菊其憾不可勝言。幸辱盛价。茲賜彭澤異品數株。葩葩妖妍。奇芬薰室。乃乞醪東隣。對飲多時。得不負良辰。謝君馨。予聞之。菊花中之隱君子也。而僕清世之一狂生。主雖狂矣。賓有君子。則人將不賤吾馬。乃手種之籬下。以永不謾眷愛之厚也。

息軒先生評。冷然而善。

笛浦先生評。輕妙得體。咄嗟成章。

○○書武侯出廬圖

龍神物也。其潛而在淵。則蠢然無為。及飛而在天也。黜然雲作。霈然雨下。大賢之為亦然。武侯以神龍之德。潛居南陽。却吳之聘。距魏之辟。抱膝長吟。如將終身者。蓋有待而然也。及先主三顧起之。出潛而躍飛。於是乎風雲契會。水魚相投。入相出將。割鼎分峙。吹火德於已滅。正漢統於一隅。蓋天之所持。以賜之先



主也。嗟乎。武侯出廬後。無復起卧龍。世果無龍耶。抑人之不知龍耶。

○○書寒江獨釣圖

隨山之下。有寒江焉。山塗銀。川潑墨。有魚隱焉。有籃手竿。蔽葦綴珠。糾笠削玉。風貌秀偉。蓋入中之龍也。乾之文言所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伊人尚有憂耶。使之樂而在天。則必雲行雨施。否以泰。屯以亨。豈其難哉。詩曰。温其如玉。豈止葦笠之綴珠削玉。有人持斯圖來。與予觀之。寫心之妙。洵不勝深感。為題一言。

而還之。尤物易化去。宜固其藏。

宕陰先生評。在常人而立意。則應寫樂貧安分之意。今乃引文言。一跌言憂。再跌想其樂。此等文思。從何處得來。

○○源義仲論

古之所謂智勇之士。必有過人者。大事模糊。小事明決。非智者也。臨機會。處事變。勇往不疑。此為大智矣。不忍小忿。而撫劍疾視者。何足為勇矣。卒然加之而不驚。犯之而不校。此大勇也。夫決與不決。忍與不忍。



實成敗之所分。不可不知也。雖有智勇。而無學以養之。何以致盛大乎。源義仲勁悍雄鷲。有將略。奉詔擊平代。砥浪一勝。執袴之將落膽。驕惰之卒喪氣。聞風聲鶴唳而奔潰。何其智之巧。而勇之盛乎。雖然。驕伐自肆。多行無禮。及姦人進說。臨事糝糊。懼禍之及身。不忍小忿。而火宮擾京。宇治一敗。軍殲身死。終以冒兇賊之名。無他無教學以養之也。使義仲忍小忿。察事機。謙虛自牧。身雖則死。智勇之譽。忠賢之名。永照汗青。銘鼎彝。惜哉。雖然。從彈丸之地起。不出數

月。而樹旗京畿。一握兵馬之權。豈亦可不謂一世之雄哉。

宥陰先生評人物論。皆從大頭腦說起。與世之雜生徒學蕪家口吻者不相似。家庭之訓。其關係豈不大哉。

○名和長年畫像記

公氏名和。諱長年。為伯耆國會美郡名和莊地頭。正慶中。補左衛門尉。任伯耆守。公忠義出天性。雄武而有智略。元弘之末。兇醜汚金闕。天子狩遠島。公



慨然舉義督兵迎 聖駕。船上一戰。殺佐佐木昌  
綱。降佐渡前司。掃滅兇燄。 驚輿復歸金闕。公之  
功為多矣。既而尊氏負功梗 命。群不逞之徒。踴  
躍和之。勢燄赫赫。日揚月熾。 天子奉神器。而蒙  
塵四方。公蹇蹇致匪躬之節。一以討賊為己任。嘗與  
楠氏結城氏率三千餘騎。以擊數萬賊。破將長之肝  
膽。流士卒之膏血焉。以寡摧衆。以弱拉彊者數矣。而  
邪臣攘 帝之瑜。國脉蹙于此。而賊勢張于彼。事  
至不可為。終戰死于大宮小路。夫 南朝之瑣尾

猶燕雀之巢幕上。而能得延三世六十餘年之祚者。  
誠藉良將義士。忠奮捍護之維持之也。及延元之末。  
良將義士。死亡殆盡矣。○音浦○曰○造○語○有○味○其避涼于南而趨熱于北者。  
比比接踵。而挺然全節而死。寥寥乎如晨星也。如公  
所謂守死善道者。非取其忠精義氣長與日月不朽  
矣。顧公之於楠氏新田氏。其忠義功謀。蓋亦在于伯  
仲之間矣。而公殉國五百餘年于此。世人津津乎能  
述二氏之事。而或有不知公者。予為公慨之。既讀國  
史。而得詳知公之行事焉。今得公之肖像而拜之。夫



讀其書而想其人。况親拜其像。而識其風範乎。洵不勝欣崇之至也。因作畫像記。

息軒先生評。論義仲。惜智勇而不守臣節。記長年。惜守臣節而人不標明之。忠愛慈祥之氣。常藹然於紙表。予故曰。伯任有見於道。豈特才子云乎哉。宕陰先生評。世之雖童。年至十五六歲。略讀軍記戰錄。僅知慕義經。辨慶正成。清正耳。至若名和公。雖讀大平記。能憶其姓名者鮮矣。况於其行事乎。伯任有闡微之見。栴檀芽而香。猶信。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章講義

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君子之所得。與小人不同。君子規模正大。所志在大事。以故精於大事。而疎於小事。不可以此之疎。棄彼之精也。苟任之輔世。責之長民。則任受不懼。擔當不墜。世以泰。民以安矣。彼小人者。未必無一長之可取。而器局褊狹。所志在小事。以故精於小事。而疎於大事。不可以此之疎。棄彼之精也。使之任一官。責一職。則簿書明晰。籌筭不謬。官以理事。以辨矣。若夫責君子以小人之用。任小人以君子



之能。則用失其器。猶以舟行陸。以車浮水。天下之大。四海之宏。無一有可用之人矣。所謂有大略者。不可責以巧捷。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事。君子之所得。既與小人不同。則其用之不無其法也。故夫子示其法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聖人之言。於戲公哉至矣。

息軒先生評。論小人可用之才。摘髓抉腦。世主惑小才者。頂門之一針。

宕陰先生評。解章意極明了。可謂眼透紙背。

○源義經論

源廷尉敗木曾義仲于京洛。殲平氏于西海。上忠于君。下孝于親。其績最盛矣。而謗邪妬功。不令其終。世皆惜之。予謂廷尉自取之也。何也。向右府試諸弟。使之執熱鑪。諸弟驚遽失鑪。廷尉獨神色自若。掌烙而不舍。意其怯者。右府之所愛也。勇者。右府之所忌也。然而其可驅使者。不在所愛。而在所忌。則不得不任之。廷尉也。以是觀之。則任之而征者。不得已也。非愛而任之也。廷尉不察。謂唯盡敵可以報殊愛矣。可以



塞重責矣。於是乎身親執兵。又冒矢石。已敗義仲。又  
殲平氏。以為殊愛足報。重責足塞。何知右府之意。一  
功生一忌。一績積一猜。忌積猜盈。託事除之。右府之  
所以設心者則然。不然。姦臣孽婦。能鼓簧舌。安能賊  
骨肉之至親乎。易曰。无成有終。人臣之道。不得不然  
也。廷尉則不然。負功恃恩。毫不自戒。已與太后  
同舟。又娶平虜女。其所為。無非長猜忌。致讒口者矣。  
及其敗也。陳情乞憐。及右府不報。乃逼至尊請  
討右府。以掇叛亂之名焉。流離奔竄。依于秀衡。終為

大荒絕漠之鬼。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廷尉反之。不敗何待。予故曰。廷尉自取之。惜哉。為  
廷尉者。謙虛自救。慎終如始。戒于不見。懼于不聞。則  
姦孽未由開口。而右府之忌疑。豈不解乎。友于之情。  
豈不生乎。庶幾可以保其身矣。雖然。寡摧衆。小制大。  
旋軋轉坤。否以泰。屯以亨。終解王愠。報家讎。使右府  
終伯于天下。其功謀亦大矣。而右府之報之如此。其  
險。三傳而忽諸不祀。豈無其理哉。

息軒先生評論廷尉自取。仍自右府猜忌上立言。



亦是忠愛慈祥之意。至尾一掉。全篇皆動。笛浦先生評。文氣英發。爽快人目。茲篇名和長年畫像記。此卷論文中之甲科也。有才如此。秀而不實。豈謂之何。

○○書夷齊採薇圖

峰巒兀然而高。溪壑深然而清。茂林無獸蹄之交。平野有薇蕨之肥。有二翁焉。左手執筐。右手採薇而行。容憔悴而神氣則旺矣。此夷齊採薇圖也。夫夷齊志高而行清。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遁而居北

海。飢首陽。以待天下之清。終得西伯。與渭老後先歸之。以贊其化焉。而彼顯而此晦者何也。意彼壽而此否。不然其事亡佚不傳耳。大史公擇而不精。誤傳妄言。唯孔孟之言可信也。此圖也。精采溢發。可嘉尚。已聞其風。又見其像。洵足以起頑懦矣。雖然不食周粟。採薇西山者。亦龔史記之誤也。

宕陰先生評。予十七八時。於伯夷傳有疑焉。作夷齊不食周粟。辨所見與此篇略同。以其少作不存。今讀之。獵心再動。安得作伯任干九原論究之。



○送榕堂先生之北越序

宕陰曰從大處起見  
古者先王視其民故立法分職列醫中士以救天  
意乃被堂釋看破後生真成可畏  
札躋壽域焉蓋亦王政之一端也故古之為醫者好  
生之德厚而不計貧富不問貴賤一以利人濟物為  
已任今之醫者異于此厚于富貴而薄于貧賤毫無  
惻怛之心妄技以枉害民命託名于仁術以射重  
利可不惡乎榕堂先生北越人也夙從尾臺先生學  
古鑿方業成而北歸及先師歿家聲不振進退維谷  
乃挈室而來幹理其家事奉其孀也敬撫其孤也愛  
又曰視察如此人馬康

我人焉瘦我  
非篤實得之于天資者不能也而篤癘廢疾得其救  
燕而起者比比相望於是乎家聲隆起資產年裕伎  
之精術之妙蔚乎稱于大都誠與彼庸工之託焉以  
射利弋名者天壤不啻也今茲春二月將展考妣之  
墓于北越予童而愚茫辱其知者久矣義不可默祖  
道北郊贈以前言以告北越之人云

息軒先生評世奉朱學者不知朱子尊信周禮斥  
為偽書至有不能舉其片言半句者伯任幼弱能  
引而驅使之學之有淵源豈小補云乎哉



○主忠信說

剪綵之華。支葉花萼。頭頭相聯。煥燦藻繪。至鮮至妍。殆奪天工矣。然而人不貴之者。一失手。則斷壞糜裂而止。紙竹絲畫之所致也。人亦如是。苟无主忠信。則名雖為忠實。非忠名。雖為孝實。非孝。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中節度。儼然可觀。而皆偽貌。飭情。要不足觀也。故曰。不誠无物。忠信其誠之之法耶。苟主忠信。則言動制事。雖若平淡無味。其中自有可取者焉。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子以四教。忠信居其二。聖學之

本。要不外忠信也。而後儒或別建一臬。不奉主忠信之聖訓。其意以為主忠信甚易事。无難行者也。望其人儼然君子也。然而察其中。則好勝務外之心。恒存胸中。猶夫剪綵之華。雖極鮮妍。而奈彼壞裂。此急建宗旨。而不知主忠信也。主忠信。孔門之家法。而萬世之常訓也。曰先立乎其大者。曰知行合一。尊德性。而遺由文學。宗致良知。而遺良能。此陸王之家言宗旨。而非聖人立訓之意也。夫欲學此道。而不由孔門之家法。豈非欲往燕而南其轅乎。學者不可不熟察其



所主也。

息軒先生評。斥三百三千為偽貌飾情。未哲聖人以外養內之道。其弊或陷於直情徑行。然其意在主忠信而闢陸王。不得不并禮儀斥之。非謂禮忠信之薄也。

宥陰先生評。大識見。大膽力。奇絕駭絕。

○小楠公畫像記

宥陰曰起筆莊重其言楠公性曾行能處的確允南朝之忠臣楠公正行天資聰明忠毅端正文能懷衆武能威人是以寡能摧衆小克制大焉方延元之

末。兇焰彭彭。薰灼天地。

皇帝奉神器而蒙塵

莽。良將義士。後先死亡殆盡。公獨慨然奉乃父之訓。續乃父之業。以討賊報讎。恢復神統為已任。譽田一勝。驕將寒膽。悍卒褫魄。固守不肯戰。既而事機一轉。及深寇不可禦。浩然以軀命殉于國。以引皇統而致之于四十餘年之久。豈不偉乎。義氣貫天日。精誠感鬼神。至今五百餘歲。其英名芳躅。凜凜烈烈。馬車牛豎。猶且疊疊乎述其事而不衰。詩曰。沒世不忘。豈非以有異乎。毅也不肖。仰止久之。今拜寫照。感激之餘。



謹記其行事聊寓欽崇敬慕之心云。

○○觀過斯知仁章解

黨黨族也。黨類也。坊記曰。睦於父母之黨孝也。呂覽曰。仁者仁其類者也。黨與類之同其義者。可以證。或以性類解。或以品類說者。皆不是。夫人固有以黨類致過者。原其所以過。則本厚於黨類之所致耳。即此而察其心。則其人之仁。可得而知矣。猶息軒曰。妙喻。見其純粹也。周公為兄過者也。子路為姊過者也。吳棫引吳祐之言證之甚好。雖然周公之事載于孟子。

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子路之事載于檀弓。曰。觀過知仁。證之于此而足矣。不勞故證祐之言也。

息軒先生評。廣引博證。足見學殖之富矣。

宕陰先生評。開來學三大字。真可付斯子。

苗浦先生評。解經之文。余以此篇為巨擘。

○祭大祖考南山先生文

天保十四年歲在癸卯八月十一日。為吾大祖考南山先生十三年忌辰。孫毅薰沐再拜。設奠陳辭。謹告其靈曰。毅聞之于吾母。毅之生也。吾大祖考賜吾父



書曰。想純兒可愛。吾欲往而見之。奈二豎為祟。吾父使吾母強負拜膝下。摩挲撫愛。欣嘉盈眉宇。坐有入曰。坐。必。有。非。常。人。曰。此兒及五六尺。必能解寫字。誦書。吾太祖考笑曰。他是儒種。豈特止于斯。亦將講經作文。明年忽然易簀。吾大母常為毅誦其言。物星換移。十三年于斯。而資性駑鈍。无一長。答殷望。每思其言。輒忸然欲入於地矣。雖然。時或自奮曰。均是人也。百之千之。積以歲月。古人豈難到哉。獨奈茲終天之恨。噫。嘻。哀哉。毅聞之。吾太祖考之懿行清操。實今人所希。其精技妙術。

求之古人。其有幾人。而跋扈困頓。中壽感世。何稟于性之若厚。而享于天之若薄。天道果何如哉。嗟乎。意彌之。不答。視之。不見。涕泗漣如。伏冀下彼白雲。薰蒿悽愴。享斯薄奠。

息軒先生評。據十三年于斯之語。此係十四歲之作。而情之與筆。宛如成人。蘭蕙易折。痛哉言乎。宕陰先生評。悃悃之言。惻惻動人。亦是天籟。

○送齋藤三益歸出羽序  
物各有其用矣。割物刀之用也。書字筆之用也。濟陰。



舟之用也。搬物車之用也。若夫刀而不可割。筆而不  
可書。舟而不可濟。車而不可搬。皆屬於長物。有猶無  
也。夫物之補浦曰何等承接不適用。猶可也。至鑿之不用。則又適足  
以害斯民焉。而鑿之不用。滔滔皆是。託名于仁術。  
射利于妄也。補瀉誤方。緩急失政。巧言甘辭。嫁之于  
天。以逃其罪焉。以故人無致怨者。雖然內自省。則其  
中心之不快。果為何如哉。夫以仁術為名。脫慙為職。  
則彼仁人君子。不功其功。而怨一己之或差。故專心  
研精。博巧諸古人。質諸良工。法得機熟。而後對證。處

方。篤疾廢痼。應手而起。此之謂鑿適其用矣。藤君三  
益。以鑿世祿。久保田。老戶村氏。器度寬洪。好學進止  
有度。言語有序。夙究家學。來于江戶。泛問諸名家。後  
從榕堂尾臺先生。學古鑿方。於是乎業大進。嘗執贄  
于家君。專攻經義。其事師也嚴。交朋也信。為予之畏  
友矣。晝共一壺。夜圍一燈。受麗澤之益者二年于此。  
一日家書到。而勸歸。乃辭家君而北。請言於諸友。予  
之童冲。言之何所用。雖然。忽此別一畏友。雲山二百  
里。末由會晤。此誠可悲也。學成業熟而歸。上以慰君



親之心。下足以刮朋友之目。則亦可忻。一忻一悲。交  
集方寸。豈可默乎。乃綴無用之言。以贈有用之人。云。

○○題祖公舞祖圖

容持一畫幅來示予。展之。有三人焉。一人擊鼓。一人  
鼓絃。一人口箎而歌。一祖著烏幘。被絳衣。俯仰婆娑。  
應節而舞。宛然如生。夫物生之者天也。而成之者人  
也。兩者未嘗不相待也。今祖之性善舞。而加之以祖  
公之歌節善導。是以伎日成。節月熟。是之謂以人成  
天。祖尚能成其天。人之勉學。所以成其天也。可以人

而不如祖乎。且予聞之。古之巧丹青者。必寓意于其  
間。不特不為喪志之具。又足以為勸懲焉。觀者宜領  
是意也。已。乃書以人成天之說而還之。

息軒先生評戲嬉之文。必歸之世用。著眼高於人  
一等。

○○古今教法。以革圖跋。  
學足以明道。而後其言足以與道于悠久。東涯先生  
蓋其人也。先生生乎孔聖二千二百年之後。憤排滓  
厲。攻實學。而成實德。排異端。斥邪說。以紹述家學。其



功于聖門。德于將來。誠非鮮少也。予固儒種也。崇其學。慕其德者久矣。嘗得此圖而閱之。歷代教法之沿革。諸家學術之異同。不待饒舌。至約至簡。盡之于一版。蓋古今學變之圖解也。豈非道明于已之所致耶。乃手寫一本。挿之架上云。

○○記狝婦事

東海道某驛有一農夫。其婦甚愛狝。視之猶子也。人有餽焉。則不告夫。不薦先。而必先與之狝。其夫薰而化之。視狝亦猶人也。故鄉里號其婦曰狝婦。稱其夫

曰狝夫。无子。養侄為嗣。侄不愛狝。婦惡之于夫。夫怒而黜之。侄愠曰。家尊視我不如狝矣。不謝而去。以故人無敢媒嗣者焉。夫死而家亡。夫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異類者也。故人之愛物。推仁人之餘。以及之于此。身今彼婦能以愛狝之心。愛其侄。則何亡家之有。玩物則喪志。况溺物哉。齊宣不忍一牛。而糜爛其民。遂驅子弟殉之。梁武不忍用牲。以麵易之。苟權度之。不失推恩之不差。則齊何不王。江南豈至于敗亡哉。予性愛猫。故以自戒。併以戒世之同癖者。



息軒先生評操心如此。天下無不可師之事。宜矣。其學如月之方。短也。岩陰先生評。觸物有思。終乃反警之于已。庶乎聲入心通。竒童竒童。

○絜矩說

絜字從切。從手。為是。從切。從糸。者誤。矩。正方之器。元李敬齋著古今註四十卷。今傳三卷。上卷論絜矩之義。其言可從。夫物有四隅。我挈吾矩以度之。苟得其一隅。則彼之三隅皆可以知矣。器械於是乎成。寢廟

於是乎成。荀卿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此之謂也。君子之於怨。亦如是。欲生榮。惡死辱。天下之同情也。故我所欲者。天下之所同欲也。我所惡者。天下之所同惡也。故君子強恕而行。明德之所以光被于天下也。夫仁義雖道之本原。至推己度人。以我貫彼。則不能不以忠恕為要矣。然而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為本也。蓋存養在仁義。而忖度在忠恕。存養於是乎至。忖度於是乎中。使人各得其情。願焉。挈矩之功。于嗟乎大哉。夫子曰。一以貫之。是君子之所以常挈。



而行歟。作挈矩說。

石陰先生評。解經如庖丁解牛。明眼出牛背。之子必是萬斤牛。而天勾引以登白玉樓上。可惜哉。

○石陵印譜引

駿之清氏。世攻龍樹之伎。嫡嫡相承。蔚乎鳴于闕內外。凡十一世。至石陵才大學博。不特續繼之美。闡發之功實多。其人浩落嗜酒。天資奇巧。如鐵筆之技。優入神化矣。刀圭之暇。篆石鐫金。凡骨角之硬。竹木之堅。莫不如意。始守法。後出法。運斤奏刀。毫不經思。而

頃刻成數顆。奇古神變。躍躍欲飛。嘗曰。向有人以畫名。恒以斗米潤一筆。我酒徒也。豈食米乎。從今以降。我將以升酒鐫一顆。於是乎人爭載酒送材。材山堆。酒滿甕。乃欣然引滿一白。揮斤一鐫。一白一鐫。甕虛而印盡成矣。拍手一笑曰。吾事畢矣。乃投體枕肱而睡。人印而留跡。輟而成譜。既而醒。又笑曰。此皆有酒氣。酒譜耳。非印譜也。其浩落蓋如此。予亦將請一鐫。貪而無致升酒。乃欲一引代升酒。不知許之否。息軒先生評。斗米一筆。升酒一顆。未知其孰高。而



文常高於畫刻一等。

○溫泉紀行跋

詩以言志。文以興道。如是而已矣。若夫言不出於肺腑。徒事瑣繪。絢麗璵珊。雖可觀矣。何足感動天地人心哉。父執墨農先生。天資敦樸。推誠接物。生平詩賦。出之於肺腑。毫不粧點瑣繪。一如其為人也。嘗罹疾。浴野州鹽原溫泉。作文賦詩。以記其行。且深悔不慎。疾。誤委庸醫。以致廢瘥焉。疊疊反復。以警戒後人。其用意可謂悃悃矣。詩曰。勿逝我梁。勿發我箴。蓋先生

之謂乎。今將彫刻傳世。先生命予跋。予生十二年。被子視之愛。亦十二年。義不可辭。不敢自量。書數言於其後。以贊先生之德云。

○送伊藤无公遊駿河序

萬物之於天地也。各有所報焉。鷄以報時。犬以守夜。牛以耕田。貓以監鼠。是皆以其性報者也。故得畜於人焉。鳥獸猶且有所報者。况於人乎。工匠造家。輪輿作車。農播穀。商通財。是皆以其業報者也。故能得享飽煖焉。儒士道治而聘至。則其德教皆自己出。內以



安。外以服矣。窮也。蓬累而去。其鴻才異能。皆自己之  
鑄冶生。入則孝。出則弟。其一出一處。皆以其道報者  
也。伊藤无公。與人也。夙悅鄒魯之道。欲以此報天地  
焉。單子負笈。來于江戶。執贄家君。居數年。學精而德  
脩。今將遊豆駮。觀海嶽。予語之曰。人材隨風土而異。  
今二州之地。山水秀麗。土物珍偉。而雅人傑士之產  
其間者。少何也。抑無學人之足率而先者乎。將无入  
之自進取者乎。今无公之學。足以鑄冶人矣。挾焉以  
先。才傑之輩出。惡知非基于斯耶。彼以道報者。其將

在斯遊耶。若夫放浪江山。玩吟風月。曰遊如此而已  
矣。非予之所以望无公也。

○祭伊藤子豐文

月日。芳野毅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伊藤君之靈曰。  
嗚呼君而死耶。自古皆有死。凡有生者。或脩或短。誰  
免一死。嗚呼君志介如石。心清如水。忠愛匡君。篤信  
接友。年不滿強。忽然厭世矣。天若假之年。則道德事  
業。必有可傳者矣。非特君之不幸也。何所抱負者如  
此。而所遇值者如彼。何堪慨吁。顧孤女與吾弟生同



年形影相弔。單子誰撫。君陰曰五寸之非盡天下涕墜痛入骨髓。噫君之於毅也。從髮末軋。愛而不棄。何圖生別遂為死別。東西三百里。山險濤駛。今聞其計。而不得親臨蒿里。敬供薄奠。望天迷志。魂兮歸來。其享之。

書張子房取屨圖

一老父傲然躩足而立於地上。壯士恭肅跪而進屨。豈非子房取屨之圖乎。方此時也。六王畢。而四海歸一。苛政如燬。民庶倒懸。蒼天欲解之。有真主。而無真

師。眷而顧之。子房蓋其人也。乃假之翁。倨傲鮮腆。以折剛銳。果決之氣。使之佐真主。而成其業焉。若子房任推秦之血氣。則志業不遂。炎漢不起。而民之倒懸。其誰解之。子房能忍耻而不避。吞垢而不顧。能屈于一人。而伸于天下。屈于一時。而伸于千歲。子房亦可謂能知天矣。然則雖曰子房一世事業。約而寫出之於一幅可也。

謝人贈畫軸  
午倦到矣。睡魔嚴矣。加之以街塵蓬勃。逼人驅之無



策避之無所。乃吹火煮茶。縱喫三五碗。適贈山水圖一幅。展之。重山長水。遠近濃淡。翡翠欲滴。散澗奔注。豁然有聲。用筆不多。而韻致有餘。其可愛可玩。展覽之間。恍然為遊其地之想。豈止却睡魔。忘塵喧。又足以洗滌我鄙吝之氣矣。謝何罄。掛之書室。永以為不遊之遊焉。

宕陰先生評經義史論送序題跋。滔滔議論。文之後。觀此風流韻致之文。柳暗花明。又一村。祇是斯卷光景。

書寧歆鋤菜園

春雨已降。土膏脉起。可以播種。可以鋤菜。地上有物。非瓦非石。一人揮鋤而不顧。一人植鋤而捉之。其風采韻度。非農家者流也。諦視其揮鋤不顧者。管子而植鋤捉之者。莘子也。夫割席於窺軒冕。雖可嘉。而同金於瓦礫。豈亦非暴殄天物乎。而時人偉其事。終以為放曠任達之嚆矢焉。吁。變服而就博局。竊酒而縛甕側。其風習之來。良有由哉。

息軒先生評。見微而知彰。公明必點頭於地下。



宕陰先生評管子之可偉。在其沒銅臭。與青砥藤網輩事。當分別觀。吾特愛其筆致洒洒。文思泉湧之趣耳。

○書和靖看梅圖。獨愛清香之沁詩脾。而不覺寒威之砭瘦骨。蓋亦避天下之不清。而伴梅花之清者耶。置之清齋。凡骨可以換俗腸。可以湔矣。

息軒先生評。僅僅四十八字。而和靖之與梅躍然出於前矣。

宕陰先生評。一讀下覺天芥仙馥薰薰撲人。

○文以氣為主論。日月星辰天之文也。海嶽動植地之文也。其係而不墜。著而不壞。生生化化。日新不息者。以有斯一元氣也。人資以生。手執足行。耳以聽。目以視。百體應其用。而終身不息者。亦以斯一元氣也。人而無斯氣也。作用之功息矣。天地而無斯氣也。覆載之功絕矣。文之於氣。蓋亦如是。假令字有源。句有律。章有法。篇有矩。矧而非氣以運之。則筆蹟言錯。文理決裂。血脉不貫。



雖絢麗如可觀。要皆出于雕繪捏造。何足以驚人。况  
羽翼聖經。而傳道于悠。及乎夫氣以養成。故學術正  
則理必確。理確則氣自雄。蘊為布帛菽粟之理。發為  
日星河嶽之文。觀韓歐諸賢之文。而可見也。後之文  
士。大率以鉅釘鹵莽之學。徒事綴緝雕繪之末。而不  
知正學養斯氣。抗顏以文自任。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所以無文也。世孰能有排此斥彼。直問鄒魯之津。其  
文煥乎烺炳。可與天地俱不墜壞者耶。

息軒先生評論文主氣。乃從天地一元氣說起。學

只如此。經綸之道亦只如此。惜矣。天不使之終其  
所學焉。

宕陰先生評。伯任而天假之年。則問津鄒魯者。必  
可期也。讀至此篇。尤不堪惋惜。

○○唯有竹居記

處士卓翁。買地一區。寬衍軒豁。數十畝間。無雜樹。構  
居中央。環而植者皆竹也。劍拔矗立。扶疎交加。綠光  
映。清氣滿。因扁曰唯有竹居。當浦曰。風致可掬。居下。頑石磊磊。可以枕  
焉。白水一脈。洗竹根而奔。可以漱焉。處士考槃于斯。



曰。永失不過。一日延予記之。予謂處士曰。夫竹之為物也。中虛而節高。可摧而不可屈。無花而姿妍。無香而氣清。炎夏不枯。嚴冬不凋。而其用又廣矣。剖以代瓦。裂以作簞。弧矢之利。可以威天下。竽笙之音。可以調八風。詩人以比睿聖。武公之德。晉賢以為不可一日無此君。良有以也。君子之行。蓋亦如此。種學績文。以脩之。已有能用之者。則所在辨其職焉。處士植竹以待用。蓋亦有寓焉。耶。處士曰。我何敢。雖然。請為予記之。乃記以揭之。

息軒先生評。才溢於竹外。所以竹無餘蘊。頌處士。只植竹二句。而處士亦無餘蘊。

宕陰先生評。植竹隱居以待用。則其隱非賣高也。

此意含蓄得妙。

○○子曰善人教民章講義

此章言善人有為之道也。夫為國而後可以有為焉。管子曰。寫極妙。其可即戎者。即為國之效也。為國譬之造家。造家之道。無基址則不能施土木焉。土木既施焉。而無墻戶。則不能守家焉。造家不得不湏之三者。而國亦有之。



富者施教之基址也。教者為國之土木也。兵者守國之墻戶也。而此章單言教。而不及富與兵者。特先其所急耳。夫善人之為國也。勸農桑。薄稅歛。使之得以飽生。養於樂歲。免死亡於凶年矣。施教之基址於是乎成矣。因設庠序。明人倫。使民有勇且知方。為國之土木於是乎鳩矣。而又因農隙以講武事。使之習金鼓。目知旌旗。手足熟干戈。身安甲冑。守國之墻戶於是乎得矣。施之久。行之遠。積七年之功。而後民視之如父母。信之如蓍蔡。滕鄒之白挺。可以敵晉楚之

利兵。南宋之銳兵。可以摩遂金之銳卒矣。績志述事治之久。至及百年之遠。則可以勝殘去殺矣。太王始之。文武成之。是也。然右陰曰揮進一層而善人之治。不及王者之化者何也。王者之為治也。必師古昔守成法。德崇仁厚。舉一世而化之。不為悅民人。而民人自悅。不為富強而終歸富強矣。故曰世而後仁。誠有不待百年之久者也。善人則不然。不踐迹。又不入室。以故簡法寬政。以取民之悅焉。或棄世守之國。以圖長民命焉。所以不及于王者之化也。嗚乎。後之為國者。侈奢暴虐。不顧又曰反說一撮箇浦日言有益



於世務  
民隱學政不舉。武事不講。舉彼三者而皆缺之。國之  
為國。將惡在哉。

息軒先生評。奇絕駭絕。惜不得起之子於九京。以  
高擢時事也。

宥陰先生評。此篇又見有經綸之識。愈出愈新。洵  
是絕代驚才。

又評。讀復堂遺稿。每讀一篇。便覺吾膽小。及瀏覽  
終卷。吾膽乃欲無。李祐謂。吾夜入蔡州擒吳氏。未  
嘗心動。今膽落於溫御史。予於斯亦云。

又評。予年十五六時。讀護園諸彥集。至管水二神  
童事。以為世豈有如此童子乎。或先輩稱笑之過  
耳。今看伯任行實及遺稿。其學識匹水神童。而文  
才則與管童子頡頏。而至孝弟懿行。則又為在二  
童所未聞。信乎。天下果不無神童也。世傳。徂徠舉  
李于鱗太華山記。示之管麟。真曰。能讀此。則取吾  
耳。麟嶼琅琅。瀏誦。不錯一句。徂翁大驚曰。奇才奇  
才。吾耳不足取也。伯任而在焉。吾儕之耳與鼻。將  
盡被拈去。而年僅十六。遽然為天翁所奪取。可勝



惜焉哉。臨卷老淚津津下矣。

才業有如此。可期大成於他日矣。而天折如此。謂之何。謂之何。余當何如下筆。戊申孟秋。笛浦野田。逸滴老淚。批之。

天之生才。將有以所用也。然亦有與其才而不與其壽。未及為世用而死者焉。無乃勞於事而費於力乎。使天能死生壽夭。則恐不可若此其迂矣。然則其死生壽夭。雖天無如之何也。苟使死生壽夭。出於天之無如之何。則既與之才。雖不與之壽。

其眷之也。獨厚矣。老友芳野。林果之子。伯任。余不及識其人。嘗聞其才。今觀此編。果信矣。而不壽。林果之戚。何如乎。然其死生壽夭。則天之所無何如。而伯任獨得其所厚。則林果之心。亦可以慰矣。丙辰南至後三日。燈下閱了。而識。藤森大雅。



跋

天老曰。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寧。許妣  
重曰。鸞赤神靈之精。頌聲作則至。予謂蟲生於草者  
青。生于紙者白。腐草生螢。遇陰有光。所稟乃爾。鳳鸞  
麟龍瑞木靈芝之類。皆為聖化之所薰蒸而生焉。身  
鳥有產于彼而至于此之理哉。但其忽現而忽隱。不  
恒有於天下。此其所以為神也。非獨禽獸草木為然。  
人亦有之。以予所聞。若芳野林果之子。其亦人之神  
者耶。在襍錄既已讀字誦書。甫巾角。便能析經義能



文詩。識慮超卓。辭藻鏗鏘。有者宿不能及者焉。使之  
中壽乎。達則兼善天下。處則紹往聖開來學者可期  
也。而齡僅十六。先其親而夭矣。予不及見其子。而識  
其父母。父母不甚舉諸其口。而察其意。盖有不堪哀  
者。乃慰之曰。神龍露頭。而不露尾。人唯以先覩為快  
使仁獸靈禽出于吾庭。集于吾屋。則幸其現身。其隱  
則莫奈之何。會遺稿刺成。乃理此言以為跋。

天  
宿陰學人世弘





